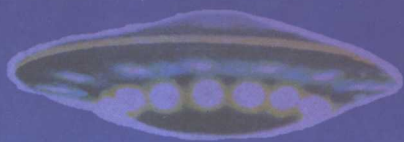


飞碟探索丛书



英伦上空的UFO

张一平 编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伦上空的 UFO

张一平 编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伦上空的 UFO/张一平编. —兰州: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ISBN 7 - 5424 - 0815 - 1

I. 英… II. 张… III. 飞碟 - 事件 - 简介 - 英国
IV. V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6605 号

英伦上空的 UFO

作者	张一平 编
责任编辑	王 辉
装帧设计	何 伟
出版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发行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兰州鑫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兰州市西固福利东路 18 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6.5
插页	1
字数	200 000
版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120
书号	ISBN 7 - 5424 - 0815 - 1/N · 62
定价	13.00 元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图书若有
破损、缺页可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7



875



目 录

第一章	初次遭遇	(1)
第二章	凯拉哈瑞阴谋	(20)
第三章	丢失的时光	(49)
第四章	被外星人掳走	(65)
第五章	与敌人“交谈”	(100)
第六章	不幸的动物	(111)
第七章	源自天空的死亡	(137)
第八章	致命的接触	(146)
第九章	军事反应	(173)
第十章	海洋下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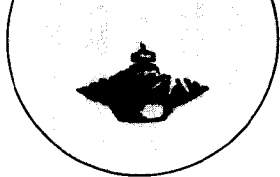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初次遭遇

那是1978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深夜。凌晨2:30分,警车里的无线通讯广播突然响了起来,是一则寻人启事:一位妻子打电话给警察局,说她丈夫去酒吧喝酒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干警察这行已有15年了,如今身为北约克郡警署的警官,我本能地断定这不是件大案子。

“我敢打赌,是别的女人把他留住了,要不,就是酒店老板的钟坏了,老停在离打烊十分钟的时间。”我对坐在身旁的年轻警官说,“我想等咱们赶到那儿,他没准已经醉醺醺地回家了。可咱们还是得去看看。”

作为警察,我的工作是在监察警署驻地斯基普顿周围地区的夜间巡逻。警察巡逻时可能会遇到我,有时我就捎他们一程。那天晚上我就是这么做了。

失踪人住在几公里外的哥奴勒村,我掉转头驶入一条贯穿旷野,直达该村的小路。我对北约克郡山谷一带了如指掌。在深夜里,不会有拖拉机或送奶车阻挡我们。走这条不知名的小路是我们能够最快达到的捷径。留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天晚上晴朗的夜空,如穹庐般笼罩四野,嵌着点点繁星,使人感觉到如同置身于天文馆中。路上的野兔在我们驱车经过时四处逃窜。偶尔一只野兔被车前灯吓得呆住了,我只好减慢车速,熄灭车灯。



飞碟探索丛书

我一向热爱动物。虽然，多年的警察工作让我见识到不少人性的阴暗面，但是不小心碾死了兔子或小刺猬，我总会难过一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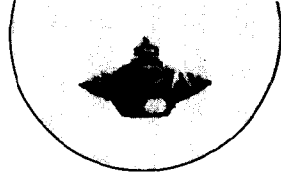
接近一个转弯处时，我俩都注意到另一边射来的一道亮光。这附近没什么建筑物。起初，我以为是对面驶来的一辆车开着大灯，可那光太散，看来又不像。

“是什么……”转过那弯，我的同事开口说道。话还没说完，我们就看到前面 60 米处有一个巨大的悬浮物。它像一张上方扣着圆顶的巨型磁盘，周围嵌着许多暗色小窗，底部有一圈边裙，边裙上闪着忽亮忽暗的彩灯，红、绿、蓝、白，看不出有什么次序。整个物体浮在离地面 30 米高的半空中，发出白炽灯般的光芒。

我猛踩刹车，车子几乎已经滑到了“大磁盘”的正下方。我抬头看去，它的底部有三个半圆型的突起物，呈三角形分布。我俩本能地打开车门，跳了出去。那物体开始以不足 30 千米的时速静静离去，飞过不远的森林，似乎隐藏其中。这时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白色的光团，直到树顶遮住它的全部踪影。

我们俩没说话，也没觉得害怕，只是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那东西太奇怪了，可也太漂亮了。回想起来，它似乎对我们施了魔法。我们本该感到恐惧并且呆在车里，但是我们丝毫没有感觉到恐惧，反而不约而同地跳出车，好看得清清楚楚。当我们离它最近的时候，四周万籁俱寂。它飞离时，车内的无线电广播劈啪作响，它消失不见时，响声也听不见了。

我们默不作声地上了车。发动车子前，我俩才谈论起刚刚看到的一切，却搞不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过 3 年。虽然不十分了解航空领域中前沿的实验技术，但出于对这一方面的兴趣我还多少知道一些民用和军用飞机的发展状况。可此类



飞碟探索丛书

东西我却从未看到或有所耳闻。我俩谁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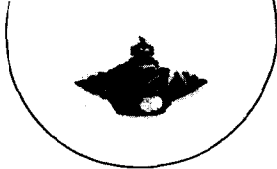
我们驱车行至一座小山时，看到山那边射来的灯光。我们以为那飞盘又回来了，但很快发现那不过是另一辆车，正朝我们驶来。那是另一个警察局的警车。两车相遇后停了下来。我们摇下车窗，那个司机抢在我前面叫了起来：“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

我告诉他我们看见了。然后我们三人相互描述了一番。他离飞盘没那么近，但也清楚地看到它的离去。他的描述和我们一致，可谁也无法做出任何解释。后来，在确定了那个失踪的丈夫已安全返家之后，我回到警察局，打了几个电话。利兹·布拉佛德机场的雷达在凌晨的这个时段是关闭的。曼彻斯特机场的雷达也没有显示出任何信号。对此我并不奇怪，因为那飞行物离地面很近，在山坡底下，雷达无法感知。

目击此物使我大为震撼。它如此亮丽，如此神秘，我的经历几乎只是精神上的体验。然而我一向实事求是。干警察这行就是因为我根深蒂固的向往秩序，需要把事情归类并加以解释。我具备警察特有的对生活讽刺、挑剔的眼光。要是别人进来报告说到我刚才目睹的一切，我准会嗤之以鼻，劝他喝威士忌时多兑点水。以前我从来没有兴趣谈论 UFO、地球人、地球外生命。

然而，我亲眼见到了无法解释的事物——还有两名神志清醒、诚实可靠的同事来做见证，这使我烦恼不安。那天凌晨 6:00 下班时，我决定去寻根问底。

那时没料到，寻根问底会改变我的生活。对我而言，这件事虽不寻常，但也只是一桩调查。我那时打算像对待交给我办的其他案件一样对待这次调查。



飞碟探索丛书

1935年，我生于伦敦水晶宫的一个受人尊敬的工人家庭。我的父亲乔治是位殡仪员。与母亲玛贝尔结婚时，他带着已逝前妻留下的两个女儿：玛瑞丝和珀特。他和母亲很快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先是我，不久后又有了妹妹伯瑞尔。我生于1月2日，所以新年是我们家的双重纪念日。

我的早期记忆被战争的阴云笼罩：尖啸的防空警报声，轰炸机在头顶的轰鸣声。寒冷的夜晚里，穿着睡衣离家跑到防空洞，和一群恐慌的人们挤在一起。大人们抱怨着局势。对我来说，这一切却都是正常的。在我的记忆所及中没有真正的危险概念。

早上出门时，常会发现街道已成为一片废墟。我们只能从被炸毁的建筑物中挑路行走。街上到处都是碎砖瓦砾。有时水管干线被炸坏，满地都是水。我还清楚地记得，有天早晨我们从一地的糕点和面包中穿过，面包店被炸了。还有一次，我弯腰去捡可能是从廉价珠宝店里炸飞出来的一些亮晶晶的东西时，父亲猛地抓住我的胳膊，又对我重复了一遍战争时期每个孩子都听到过的告诫：“永远不要从地上捡东西——它可能就在你的脸前爆炸。”

防空洞有时也保证不了安全，记得有次我被母亲摇醒，光着脚被抱了出去，原来防空洞的一角被炸塌了。仅仅几个星期后，我们在一个没有防空警报的早晨回到家里，发现家里的房子几乎全被炸毁了，还有些没有爆炸的炸弹，于是整个区域被封锁起来。记不得是怎样安排的，父母也不在身边，我和妹妹被送上火车，到海德佛得郡的乡下。那里比较安全。比许多疏散者幸运的是，我们被安置到一个善良的女人家里。尽管对我们来说，她完全是一个陌生人。

仅仅过了几个星期，父母就来到这里接我们。这次我们回到了伦敦的北诺伍德，但不久后父母决定全家搬到利兹去，父亲在那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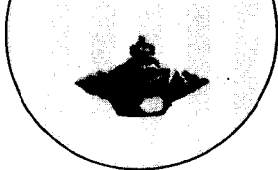
飞碟探索丛书

有亲戚。到约克郡时我7岁。从那天起，我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看成是约克郡人，因为关于伦敦的记忆已经相当模糊。我们住在姑妈家里，后来又有了自己的房子。家庭成员急剧增多。接下来的岁月里，又添了4个弟弟和4个妹妹。我和最小的妹妹相差20岁。父亲开出租汽车，母亲忙于照顾接踵而来的弟弟、妹妹们。钱不够花，但比别的人家好些。父亲早些年在足球比赛的赌注中赢了不少钱。不像现在听说的大奖彩票，那时只有几百英镑，但在那些年月里足够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父亲总有事做，我们也就从没缺少穿过。

最重要的是，我家很幸福。父母都是疼爱孩子的好人。孩子们也相处融洽，这不是说我们从不打架，而是从不分堆儿。1958年父亲去世，我们对他深为怀念，母亲更是如此，如今她已80多岁了。

虽然生长在大家庭里，我小时候却有些孤僻。放学后，我常常抓起鱼竿，跑到湖边，非常高兴地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假期里我随便带上个三明治，便整天不见踪影。我喜欢钓鱼时的挑战感，只是从不把鱼弄死，而是又直接把它们放回水里。

我15岁那年离开了学校，在那个时候这是正常的。上学时我成绩不错，但是教育不像现在这般受人重视，也没有人问起过我是否应该继续读下去。再说，我喜欢过自己的生活，就到当地一家工厂做电工学徒。18岁时我应征入伍，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了3年。我喜欢那儿，所以超期服役了一年。我在伯德佛郡受过训练，后来到了诺佛科的英美联合空军基地，还在德国住扎过几个月。在高高的带铁蒺藜的铁丝网下巡逻。这条铁丝网把我们和我们的新的敌人——俄国人隔开了。严寒之夜，我们在这边走来走去，常常看见那边的巡逻兵。有时我们向对方微笑。他们看上去和我一样——



飞碟探索丛书

都是在严寒中冻得发抖、牢骚满腹的年轻士兵，同样不明白为何在这巡逻。在并肩作战的年代后，搞这一套似乎毫无意义。我仍旧能记得我那时的想法，那就是在人类之间制造那些人为的隔离，真是多此一举。而如今，在知道外星人对我们这个星球的兴趣后，我觉得在那些小小的争端上耗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就显得更加荒谬可笑了。

在兰开夏郡普累斯顿附近的瓦顿，我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活。退伍时我是下士。要不是遇上了我的妻子，向往回归平民生活的话，我可能还会继续在空军服役。宝琳是皇家女子空军的话务员，年纪与我相仿。俩人一见面，就意识到要与对方共度余生。我俩在军队结了婚，但是那种司空见惯了的军旅生活使我们不想把家庭建立在军队里。我俩 21 岁时双双离开了空军，但我对有关飞机和航空的热情并没有减退。我仍旧广泛阅读，以便了解航空科学的发展。这为我进行 UFO 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背景。

离开皇家空军时，我的复员材料上的记录是“模范”。我一开始在兰开夏郡佛里德伍德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一个摄影实验室里工作。该实验室主要是改进适合普通家庭使用的快照彩色胶卷。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宝琳来自布莱克。后来帝国化学公司卖掉了这个实验室，我又到离那里几千米远的一家电厂的办公室工作。我对这份工作不满意，但它却使我看清楚了在我的内心存在已久的雄心壮志：当警察。28 岁时我开始和当时称为西部骑士的警察队一道受训（该队后来称为西约克郡警察队，再后来又改为北约克郡警察）。

我第一次值勤是在北约克郡山谷。虽然它离我长大的利滋只有 50 千米，而我一到这就被这儿的美丽景色迷住了。斯基普镇是个传统的市集小镇，宽阔的大道旁边排列着高大的石头建筑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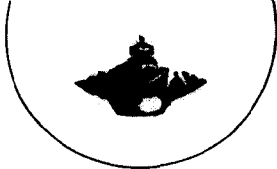
镇周围是让人着迷的旷野。如今它深受人们的喜爱,被称为“荷瑞特乡村”和“夏日最后的美酒之乡”。可惜我几乎没有时间来欣赏这乡村美景。我那时已有3个孩子:安尼特7岁,保罗4岁,曼迪刚出生。如今他们已幸福地长大成人,给宝琳和我生了8个孙子孙女。

新工作要求很高,可我喜欢。我几乎立即明白自己天生就是做警察的料。我喜欢随之而来的与公众的联系。工作气氛也挺友好。在为公众服务,在做好事时,我得到一种平静的满足感。刚开始是干我喜欢的巡警工作。不过很快就被调到英国组建的第一个刑事犯罪特别工作组,处理恶性犯罪案件,负责约克郡西部的大部分区域。由于我们从事的是警察里最危险的工作,与凶手、毒贩、武装抢劫分子及人们所知的各种刑事犯打交道,工作难度很大,有时让人胆战心惊,因为撞开门时,不知道里面的人是否子弹已经上膛,一等我们出现就开火;或者在公路上追捕罪犯时,被追捕的罪犯会丧心病狂,为摆脱我们而不择手段。但这些经历总是让人兴奋,让人感到满足。

我在武装部队受训时,也在相同的部门任职。需要武装警察时总是应命而至。我参加过对“黑豹”的缉拿行动。“黑豹”是媒界给多纳德·内森起的绰号。这家伙绑架了女继承人莱丝丽·惠特尔,又撕了票。他还袭击过几家邮局,杀了3名副局长。英国为此展开了规模最大的搜捕活动,1957年他终于被捕。

我干得不错,不久就脱了制服,在凯利当上了探警。这一工作让我再次经常接触到人性的阴暗面。工作要求我坚韧、果断,并且具备评估证据的能力——这些素质后来都用到了我的UFO的探索和研究上。

1974年我被提升为警官,于是又换上了制服。重新回到家附近的斯基普顿让我神清气爽。我很快喜欢上了这工作的多样性。我



飞碟探索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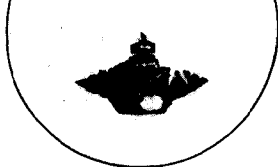
主要处理刑事犯罪案件,但也负责严重的交通事故,还负责处理其他公众报告给警察局的各种事件。我不像某些人一样每时每刻都在思索,用对待重犯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对此,我感到很高兴。

6年后,我干上了我理想的工作:负责约克郡山谷一带900平方千米的治安,包括国家公园。我们搬到了位于格拉斯顿的警察之家。那村庄如风景画一样迷人,深受散步者和短途游客的喜爱。对我来说,它真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幸福地生活在那儿。我在自己家周围工作,手下管着个把警察。

夏天的那几个月里,一百多万的游客蜂拥而至,使当地稀少的人口剧增。我们的工作量也相应增加,处理各类抢劫和各种较为严重的公路、交通事故。忙于荒野救援和洞穴救助。上沃夫山谷救援协会的志愿者们也来协助我们的工作。在格拉斯顿曾发生过英国最惨重的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旅游车在距地面6米高的大桥上冲出护栏,栽到桥下。32名老年乘客遇难身亡。

自从1987年与UFO初次相遇后,我很快意识到还有其他很多人也看到了约克郡山谷上空的神秘飞行物。警方零零星星收到一连串关于各种奇异景象的报告。报告中有邮递员、送奶人、农场工人及其他夜间出行的人们。此外在我初次目击此物的12个月以前,已有另外两个警察报告说曾经看到过此类物体。无法解释那些目击者为什么没有受到伤害,也许是他们都面貌慈善的缘故吧。

在目睹UFO的那天夜里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意识到,只谈论我们的经历是不够的。一般人会认为那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或是我们错误地描述了事实。要是这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也会这么说。谈的太多会被人认为脑子有毛病。对警察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名声。因此我和其他目击者彼此探讨,或者与密友讨论,但不在



飞碟探索丛书

上班时公开谈论此事。

尽管如此,私下里我还是决定探究下去。在此阶段,我没有把它与外星人的飞行器联系起来,而只是想象它是某种极为机密的创见性的新技术,在山谷上空试飞。我的这一兴趣很快有了回报。在初次目击后的几星期里,我看到了荒原上空的其他明亮物体。依据自己所见及警察局档案库的相关报告,我将观察范围缩小到卡林顿荒原一带的5平方千米内,同时集中精力在不上班的夜间进行观察。有时独自一人,但更多时候是和朋友们一起。他们也目睹了奇异的闪着五颜六色强光的发光体。

现在回想起来,我才看出自己过去受到多大的困扰,才拥有了现在的这些经验。我也看出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大多数与我有相似经历的人都渴望发现更多的真相。也许不是每个人都像我最终所做的一样,成为全职的调查者,但他们也被驱使着去探索整个情况发生的原因,好像种种遭遇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而蓄意设计出来的。对那些不如我痴迷的人来说,下面这段话听起来也许奇怪,但我却越来越相信这一点:我和其他近距离目击者们,是被“有意”选中的。不仅仅是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而是正“因为”我们在那儿,情况才发生。我们“被允许”看到它。

我越是寻找“他们”,我看到的就越多。我很快意识到他们出现是为了找我,正如我寻找他们一样。在这个时期,我的探索是高度个体化的。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此领域里我找不到什么可参考的书。我本人也不是某一组织的成员。尽管我开始考虑到,我见到的那些发光体和那些奇怪物体可能是真正的外星人,但如果当初有人问起我的话,我还是极力赞同那种最高技术机密论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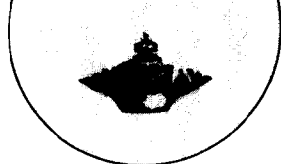


飞碟探索丛书

最常见的景象是大型的橙色光团。离的很近的时候，可以看到它的中心有个跳动的红色小灯。这些光团有时单独出现，有时三五成群，低低地掠过我的车，然后再飞一个来回，好像在评判我，就如我评判他们一样。

有天深夜，我把车停在旷野里。同行的还有两个要求陪同我的人。我乐于和他人同行，主要是他们能够提供独立的证词。不过我总是事先警告说，不一定能看到。有时我花四五个晚上坐在车里观察，却一无所获。因此我得让他们做好失望的心理准备。就在那天晚上，似乎是最有可能有所收获的那天晚上，我们等了3个小时，可什么也没有发现。我打开车门，下车伸伸筋骨，然后准备回家睡个热乎觉。我突然发现一个巨大的东西正在我们的头顶上空盘旋。它被许多彩灯照得通亮，就像圣诞树上的迷幻灯光。令人吃惊的是，我们3人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汽车四周的动静，可谁也没有发现它的到来。它停了几分钟，好让我们有时间看个清楚，然后迅速上升，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有一次，我让女婿安东尼·格兰特随行。他是一个实事求是、非常现实的人。他曾为我的故事着迷，也许是想了解自己的妻子成长在怎样的家庭吧。不管怎样，我劝告过他，不要期望太高，也许我们得在寒夜中等上很久。当我们驱车到达坡顶时，它就在那儿等着我们：我们看到一个约15米长的雪茄型物体，其中一侧嵌着一排窗子。在我们头顶约15米的上空悬浮不动。当我们走近时，离我们较远的那一端突然射出一束耀眼的白光，然后它开始慢慢离开我们，接着加快速度。加速时，那光似乎也变得更强烈，直到掩住整个物体。我们注视着那个光球离去，最后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亮点，隐入晴朗的夜空。安东尼大为震惊，不能言语。但是对我来说，这正在成为一件平常的事情。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



飞碟探索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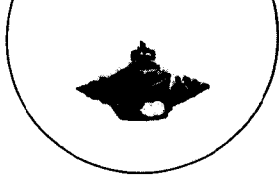
如此神秘之物是个奇迹，可现在对它们的出现却不在感到惊奇。在我初次与之遭遇后的一年里，我值班时又一次见到那令人惊讶的物体。这次仍有一名警察相伴，他也亲自目睹到那个物体。那是一个寒冷的凌晨，我俩正驱车行驶在从斯基普顿到加格瑞伍去 A56 号公路上。我坐在乘客座位上。雪已经下了好几个小时，田野里、树篱上都已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积雪。路很滑，我们只能缓缓而行。到达小山顶时，我们才看见那条路在我们前面蜿蜒而去。突然，就在我们的左下方，我们俩都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亮光。它看上去就像一间灯火通明的房子。我甚至对司机说：“那家农夫在凌晨的这个时候做什么呢？”

话刚说完，我就意识到那并不是房子。我对这一带极为熟悉。现在想来，我早就应该意识到那一带只是旷野。但让我警觉的是那个物体竟然开始移动了。司机停下了车，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当它平稳地滑过田野时，我们都看呆了。四周悄无声息。尽管我们为了抵御风寒紧闭着车窗，但车子熄火后我们还是听到了一种发动机的响声。那是一个很大的物体，顶部是圆的，灯光就从那貌似窗子的地方射出。我们看着它滑过了田野，滑过了一条河，又滑到了远方的另一片田地。它平稳缓慢地前进着，就像一艘气垫船一样。

“那么，他们关于你所见的传说是真的了。”那位年轻的警官转过身，面对着我，露出诧异的目光。

“我可没编故事，你自己不也看到了吗？”我回答道。

凌晨 4:30 分。我们前往加格瑞伍交换内部信函。我们一边赶路，一边思索，对我们的所见寻求可能的解释。可我们谁也无法做出任何解释。到了加格瑞伍后，我们装上信函，看看时间还早，我们又驱车返回到我们看见那个神秘物体的那块田野。这一次，我们直



飞碟探索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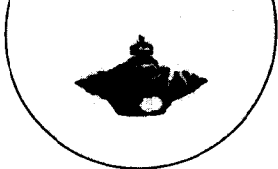
奔斜坡。就是在那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那个物体。我们下车查寻地面。雪还是那样原封不动地覆盖着大地，甚至连野兽的足迹也没有。在地面上我们找不到任何所见之物留下的痕迹。这使我更坚信，那物体一直就在空中盘旋着。

我慢慢地领悟到那种奇异之中的平常之处。要是在黑夜里驱车前往卡林顿荒原，一路上什么也没看见那才是不寻常呢。我感到有必要去那儿。在以后的三四年里，我每月至少去那儿4到5次，有时会更好。如果我去度假的话，我会尽可能快快回来。不管天气如何，我都坚持去观察。尽管在晴朗的夜晚看到的机会多一些，但在卡林顿荒原，即使在乌云密布，暴风雨来临之际，那些奇异的机器也会出现在云层的底下。

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教育，是一次外星人所给予的教育。但我还是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制造了这惊人的机器？是谁在驾驶它们？它们又是从哪里来的？

或许我能对此做出一二个准科学式的判断。比如，我知道它们发出的光的颜色取决于速度：高速时发白色光，低速时发琥珀色光，静止时发桃红色的光。但这只能说明部分而不能解释其构造。同时我也本能地感觉到，他们是友好的，对我们决无恶意。

尽管我的伙伴们只要一瞥见那物体，便吓得心惊肉跳，而我却只有一个晚上感到害怕。那一次，我和两个朋友驱车前往那片荒野。我们看到在远处约300米处的小山上有一连串的光在闪动，似乎在做特技飞行表演。我们驱车朝着那些亮光驶去。当我们到达那个小山坡时，我们突然被一个巨大的，发着耀眼的橙色光芒的球体照得头晕目眩。它离我们只有300米远，在离路面约1米高处盘旋着。当车穿过路峰时，车灯照射的方向便开始朝下，向那个橙色球体倾斜。很快，车灯就射向了它。那物体开始朝山顶向我们移动，而



飞碟观察丛书

且速度越来越快。我害怕极了，熄了灯，踏上油门，掉头就跑。我在黑暗中驶回山下——幸亏路很直，也幸亏这一带我很熟悉。我们刚刚离开，那个橙色的光球就到了山顶，也就是我们刚才停车的地方。突然，它垂直高速飞起。我本能地感到那天晚上我们的存在并不受欢迎。因此，我掉头驾车回家了。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事。那也是我惟一次被超地球力量所惊骇（由于我所从事的工作，有许多原因使我受惊害怕，但令我恐惧的却总是那些人类行为）。

这一事件并没有阻止我在夜间光顾那片荒野之地。反而增加了我的信心。我要做得更多，而不只是观看“飞行表演”。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断地在目睹新的证据。但若以警方调查的眼光看待这些证据的话，那我将会一无所获。那些和我一道来旷野的人或许会带着敬畏的心情从一瞥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光体中得到满足。但我想取得进展，想找到更多的东西。

我决定要设法与它们取得联系。几星期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看到那些物体中的一个，我都会用强光手电筒向它照射。我不知道我在期待着什么，也不知道要是它们做出回应的话我应该如何反应。调查的进展似乎完全符合逻辑：我已看到了它们的存在，现在我想见一见那些可疑者了。

然而，当回应来临时，我却毫无准备。那是在 1982 年的一个寒冷的凌晨。我们的车停在荒原的斜坡顶上。我和两个同伴正坐在车里喝着咖啡暖着身子。我想要伸伸腿。一只脚刚踏出车门，我就惊叫起来：就在离车顶高约 50 米处盘旋着一个巨大的黑色三角形物体，其下部有一些小小的菱形的彩灯在闪闪发光。我的朋友们一听我在叫他们，就立即爬出车门。我们 3 个人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飞碟静静地离去。突然，我倚靠着车门，抓起了电筒。我急促地用闪光